

功立民人爲

著立向王

行印 店書世東

功立民人為

著立向王

行印店書北東

目錄

爲人民立功		(一)
攻佔沐石河		(三)
「救命軍來了！」		(五)
民夫担架隊		(七)
優待俘虜		(九)
愛和恨		(一二)
一堆衣服和一縷綫		(一七)
女房東		(一八)
軍愛民民擁軍		(二〇)
貼緊敵人偵察		(二五)
插進敵人的心腹		(二八)
猛追奪武器		(三一)
王連長在卜羅嶺守備戰中		(三二)
救護		(三五)
戰士的母親		(三八)

為人民立功

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嚴寒的冬天，記者隨着東二部隊從白旗屯踏過凍結了的松花江，往西南行，向蔣佔區前進。這是一段艱苦的進軍，然而我們的戰士却不怕寒冷和疲勞，踏着愉快的步伐，不分晝夜的前進，時而唱着愉快的歌聲，在他們的內心裏燃燒着無比的熱情。他們的唯一願望是戰鬪中英勇殺敵，為人民建立功勞，趕快翻過『山頂』，爭取人民解放戰爭勝利的早日到來。我讀了戰士李永森寫的一篇鼓詞：『打勝仗，翻山頂；錢延業，真高興。磨磨拳，擦擦掌，對大家，下決心：要揍反動派狗雜種，不打勝仗不甘心。錢銀一齊都拿出，交給上級來保存。他說戰役不結束，這些東西我不動；假如我犧牲了，作為黨費交了公。』這種現象其實是普遍的。所有的連隊，從幹部到戰士，在具體的戰鬪任務還沒有接到以前，很多的人，就把自己的錢、錶等東西交了出來，說：『如果我犧牲，就把我的錢送給彩號。』光是二五部隊一營，戰士們交公保存的數目有六萬六千多塊錢。如果知道這都是戰士們的殘廢金以及每月一百塊錢的津貼費所積蓄下來的，就明白這是個不小的數目。戰鬪英雄周立生和潘雲勝，在去年師的羣英會上獲得了獎章，他們把它交給了上級，說：『就是我犧牲了，我決不讓這光榮的獎章落在敵人的手裏。』他們為了人民，忘了自己。這兒是五班寫的一封信請求書：『如果我們連担任攻堅任務，我們請求全班先去突擊；爆炸時我們先去爆炸；如果打增援，我們到最前面去。我們不怕犧牲流血，我們完不成任務，剩下一個人也不回來。我們在這次戰役中，都要為人民立功。』這種要求上級給予戰鬪中最艱巨的任務的，從班排到連營都是如此。各班排都訂了關於打勝

仗的競賽條件。每個人都抱着殺敵的決心。傅寶森有病，上級叫他到後方休養，他說：『我喜歡打仗，決不到後方。』從蔣軍中解放過來的戰士，他們過去曾經受過國民黨欺騙教育的，一旦覺悟過來，他們就會堅決的倒轉槍口，對着那欺騙過他、壓迫過他的人。張斌的話是說得最明白的：『這次戰役裏，我要還他幾槍；喊口號，多救幾個被他們欺騙的士兵。』新姑戰鬪解放過來的七十一軍八十八師的王榮文，在班務會上提出：『如果送炸藥，我去！』他所要求的是一個比較危險的任務。

我到了二五部隊二營。我知道在戰士們中間，正進行着『怕打不上』的教育。別的部位打勝仗的消息不斷傳來，他們却沒有響過槍，急得沉不住氣。他們不怕犧牲，不怕寒冷，不怕疲勞，光怕打不上。教他們耐心等待，很好的學習戰術，這使幹部們費了很多喉舌。在臨近戰鬪那一天，部隊整整走了一天，在四連，那晚上，很多戰士忘記了疲勞，他們到連部去，表示他們的戰鬪決心，他們『報名立功』，要在戰鬪中多殺傷敵人，多繳槍，多捉俘虜……。這『報名立功』一直到夜深才告結束。在另外一個準備戰鬪的晚上，在五連，連長冒着大雪去看地形，他回來已經到了午夜，很多戰士還未睡覺，他們問連長：『現在該出發了吧？』

在戰鬪中戰士們的勇敢是無可比擬的。這種事情說也說不完全。我在這裏只舉出沐石河戰鬪中幾個簡單的例子。機槍班的射手郭景春，當班長尹登福向敵人射擊的時候，他對同志們說：『你們分散隱蔽點！』而他自已呢，却很好利用地形，觀察敵人，告訴班長射擊的目標，及至追擊敵人，機槍需要轉移陣地，他抗着機槍往頭裏跑，一點也沒有顧慮到自己的安全。戰士唐德禮左臂上長了三個瘡，平時感覺很痛，在戰鬪之前，指導員曾經叫他不要上火錢，他說：『我不下去休息。』在戰鬪時每次衝鋒，他都跑到最前面。戰鬪結束以後，別人問他，他說：『一打起來，我的瘡口就不知道痛了！』班長王永春在衝鋒時掛了彩，副班長叫他下去，他頑強的說：『我不要緊！』仍繼續往前跑，直到他

不能支持的時候。七班的情況更使人感動，戰士賈存仁負了傷，救護組的同志去抬他，他說：『你們不要管我，快去救班長吧！』在這生死悠關的時刻，他第一個想到的是他親愛的班長。而當救護組的同志跑到七班班長董才玉跟前，他同樣說：『不要管我，你們去抬別人吧！我會爬下去。』他們爲了更多的殺傷敵人，救護自己的同志，忘記了自己的痛苦和生命。

『爲人民立功！』——這個號召，這個誓言，鼓舞着我們的戰士在冰天雪地中，克服一切困難，向前挺進！

一九四七年一月

攻佔沐石河

沐石河是一個四百來戶人家的鎮子，南北街長約二里，敵人的兩個營就分佈在這大街的兩頭。在這鎮子的西邊，越過一條小小的河流，緊接着一片山嶺。一月十三日的清晨，我們的突擊部隊就隱蔽的到達這個嶺上。趕着敵人還未發覺的時候，六連沿着溝下去，一直衝到離鎮子不過三百來米達的地方。在這嚴寒的三九天，河流已經凍結，加上前兩天下了一場大雪，走在上面噤噤作響。戰士們英勇的突如其來的動作，使敵人着慌了，他們連忙組織火力射擊；可是，他們已經不能集結了，南北兩頭已經被我們戰士的火力所隔絕，他們只能够在原來的陣地上和我們對抗。

二營六連三排是個突擊排，他們的情況是最緊張的，各方面敵人的火力都對着他們。在鎮子前面有一個被敵人利用作爲砲堡的燒磚的小窩，從這裏射出來的機槍子彈殺傷了我們幾個戰士。馬上，機槍連的重機槍和六連一二排的輕機槍都向着那裏開火，敵人的機槍只好作了啞吧。三排戰士們，他們

一面對付鑽子裏面的敵人，一面射擊西北角嶺上的敵人。九班的林長清看見八班的機槍壞了，機槍細長掛了彩，他彎着腰跑過去，立刻修理好，向敵人掃射。柳條溝戰鬪被我們解放過來的霍均計，沉着對連長說：『我不瞄準，我是不開槍的。』他看準了一個敵人，他說：『我打這一個。』一槍打過去，敵人倒了下去，但不久又掙扎着爬起來。他說：『我再打一槍。』真是說時遲，那時快，槍彈落處，敵人是再也不會起來了。

嚴重地威脅着六連特別是三排的，是在西南角嶺上的敵人。那兒有幾間房子，憑藉着它，敵人的三個連居高臨下向我們掃射。四連担負着驅逐和消滅這股敵人的任務。三排長高月邦領着八班和四班從正面進攻，排副周立生帶着七班和九班從南面壓下去。戰士們沉着射擊，九班九個人一共打死了九個敵人。他們首先衝進了房子。敵人退到嶺下的河沿上，企圖向他們反擊，但當他們一露頭，我們的三挺機槍一齊開火，這些傢伙就一個個的倒了下去。四班和五班運動到敵人的西面，一股勁猛壓下去，蔡華和李貴不斷鼓勵別人：『衝呵！敵人快垮了！』敵人真的垮了，他們狼狽的退向沐石河。

在沐石河西北角嶺上有一間孤單的房子；在那兒，敵人建築了迫擊炮和機槍工事。消滅這股敵人的任務落在五連的身上。敵人的機槍開了火，迫擊炮發出轟轟的響聲。勇敢的戰士們並不被這些所嚇倒。二排從西南面迂迴過去。手砲班的趙貴芳跑到隊伍前面六七米遠的地方，利用一個小小的楞子，仔細的觀察敵人。他一開砲，第一發打在房子的後面，第二發恰恰打在敵人砲兵工事裏面。從此，敵人的迫擊砲停止了聲音。機槍組長劉崇德和王忠友用火力壓住敵人，掩護二排前進。敵人站不住腳，有的跑了，二十多個人作了俘虜。

敵人整個戰綫崩潰了。二營和別的部隊的戰士們勇敢的衝鋒。他們衝進了沐石河。敵人有的向北逃跑了；有的躲在房子裏，還作毫無意義的抵抗。在戰鬪以前，曾經向上級報名，要在這次戰鬪中建

立功勞的王忠敏，鼓勵着別人：『同志們！快衝呵！我們繳槍去！』在一間房子，有三十多個敵人，他喊：『你們繳槍吧！繳槍不殺！我們是優待俘虜的。』敵人舉起了手，走了出來。在另外一個地方，一個老鄉從房子裏走出來，大聲叫道：『不要打了，他們降給你們了！』劉長平是勇敢的，當敵人投降，空着手走出來的時候，他迅速的跑進房子，把一挺機槍端出來，向着另一股還未繳槍，正在逃跑的敵人猛烈掃射。

逃跑的敵人也沒有別的出路。我們在沐石河的外圍佈置了一個嚴密的包圍圈。敵人在雪地上亂竄着，他們到處遭遇到射擊。他們東跑跑，西跑跑的，疲勞加上慌張，弄得滿身是汗，最後變得聰明起來，整齊的站了隊，向我們繳槍，當了俘虜。總結這次戰鬪，我軍斃傷敵官兵一百零七名，俘敵五百二十名，繳迫擊砲二門，重機槍三挺，輕機槍十六挺……

一九四七年一月

救命軍來了！

緊隨着部隊之後，記者進入沐石河。前面槍聲未絕。街道上，除掉我們的隊伍，再沒有其他行人了。雖然如此，給我的印象仍然是這兒的民衆對我們並不生疏：舖子還開着大門做買賣；老百姓即是小孩和老大娘們也並不畏懼的從窗戶往外望着我們；有人從屋子裏跑出來告訴我們：『這裏面有他們的兩個傷兵。』晚上，我和房東老大娘啦呱，我問：『你怕嗎？』她說：『我們就怕打仗。』我問：『你怕我們隊伍嗎？』她回答說：『我知道你們；你們是今年五月才走的（她說的是舊曆）。』接着，她高興的笑了：『你們隊伍一到，有一個同志就來看我，他以前住在我們這疙疸，他說看看房東

老大娘來啦！」我知道，我們的戰士和羣衆是有密切的聯繫的。

我們活動的這一帶，是去年六月間我們才退出的。民衆認識我們。我們走了以後，蔣介石的軍隊一來，民衆就活遭殃了。抽丁已經到了第四期，很多窮苦人家的年青小夥子已經被抓去。國民黨在鄉村開始組織農務會，有十垧地以上的人才有資格參加。關於農務會的任務，我在邢邑把溝開過一個農務會的書記，他說：『調查誰家種什麼糧食，收穫多少。』這不過是加緊剝削農民的一種機構罷了。捐稅重重，名目繁多，老百姓對這些是弄不清楚的，他們光拿出錢來就是了。有一種叫『興學祝壽費』，在那裏興學，給誰祝壽，他們全不懂，他們光知道從出生的小孩，到一百歲的老人，如果他不死的話，每人都得出十塊錢，老百姓很恰當的稱呼這叫做『人頭稅』。諸如此類的沉重的負擔把人民壓得喘不過氣來，在無可奈何中，他們給蔣介石罪惡的統治起了一個總的名稱——『二滿洲』。

在這種情況之下，民衆很自然地懷念着民主聯軍。當我們部隊剛渡過松花江的時候，其塔木區黑魚洞鄉張莊子屯一個老鄉，向我們送來了一封『感激同情書』，盼望我們解救他們的痛苦，祝我們多打勝仗。在信的最後說：『只有毛澤東主席和朱總將軍，才是人民的救星。我們跟着民主聯軍才有好日子過。』在過去，羣衆對『中央』有着正統的觀念，抱着幻想，對我們不够相信，還不過幾個月工夫，蔣介石教育了他們，他們知道怎樣選擇了。

曾經受民主聯軍徵辦過的偽滿時代的漢奸惡霸，在國民黨軍隊來後，仍讓他們高居在人民的頭上，以便於他們自己反動的統治。在方家窩棚，我們一來，羣衆就要求我們分配大地主趙鈞的糧食。他在偽滿時當過屯長，壓搾老百姓，羣衆恨之入骨，民主聯軍去年沒有從這兒撤退以前，曾分配了他的土地給貧苦的農民。農民種上了，辛苦的耕作着。但當中央軍到來以後，又把他提起來當屯長，他收回他的土地，對於農民種下的種子和辛勤的勞作，他是一點也不給代價的。他說：『八路軍來的時候，

你們再要糧食吧。『他算得對，我們如今回來了，農民分到了他們應有的糧食。』救命軍來了！』羣衆快樂的說着：『自己的東西又回到自己家裏。』

我們把他的糧食分給貧苦的農民。農民真是說不出的高興：『這幾個月不愁沒吃的了！』『冬天有命了！』在分糧的時候，我問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女孩：『你怕當兵的嗎？』在旁邊站着他的母親，馬上回答了：『我們就怕一中大軍』和降隊（胡子改編的隊伍）。我問那小孩子：『你怕我們嗎？』她說：『我不怕你們。』我問：『爲什麼呢？』她低聲的，很自然的回答說：『你們向着我們。』

我感到異常的滿足。『你們向着我們！』——從切身事件的體驗中，就連一個天真的小孩子也能夠說出這樣的話來了。

人們在興奮的領着糧食。我在人叢中穿來穿去。我感染了他們的愉快。我問一個老頭子：『如果地主回來向你要求糧食，你怎辦呢？』他憤怒的回答：『我吃下去了，他能給我拔出來嗎！』一個年青人插進來，說：『嶺前嶺後，大家都來領了，他問那一家要？問大夥要？』他伸着拳頭，高聲的喊：『大家幹呵！』

人民是期待着我們的！等待着吧，蔣佔區的民衆們！我們就要來的！總有一天——時間不會很長了——我們就要來的！

一九四七年一月

民夫担架隊

在攻佔沐石河的戰鬥中，緊跟着最前綫，有零零散散的，幾個人在一起的，穿着黑色衣裳的人們

在奔跑着。山崗上鋪滿了白雪，襯托着他們的身影，顯得特別觸目鮮明。他們是民夫担架隊，在林彈雨之下，搶救我們的傷員。敵人是容易發現他們作爲射擊的目標的，當子彈射向他們的時候，王學津鼓勵別人前進，他說：『子彈打得吱——吱的響，那就打得很高，大家不要怕；如果是嗖——嗖一陣風聲，就打近了，大家小心點！』他過去是個窮小子，曾經被迫着去當過兵，後來在家種莊稼，過着苦難的日子。民主聯軍一到，民主政府建立了起來，貧苦的農人有了組織，他家得了土地，他深深感到民主聯軍是爲人民服務的軍隊。他告訴我：『農工會號召我們幫助八路軍打仗，到前方抬担架，我就自動報名來了。』

民夫們在火綫上活躍着。二十多人抬着六付担架，走到半坡上，敵人的機槍打了過來，他們本能地放下担架，爬在地下，蒲秀生馬上發覺這並不是安全的地方，敵人的子彈很容易打着他們，他大聲的喊：『快走！快走呵！』他們冒着敵人的槍彈把傷員抬過嶺去。有一次，在另外一個嶺上，敵人的子彈正嘯嘯飛過，担架是不好上去的，蒲秀生和安占元換着傷員冒險的跑了過去。小個子的柳玉生架着一個傷員走着，在他的身上還揹着那彩號的槍。樊升、于海彬、杜連成、馬清山、楊俊升和張連才六個人爲了搶救我們的彩號，甚至緊接着我們的戰士，跑到離敵人不過三十米遠的地方。

民夫們有很好的組織。那些活躍在戰場的第一綫的，是年青力壯的小夥子們，稍爲靠後一點，是年紀比較大一點的。他們關心彩號，忘記了自己的寒冷和疲勞。這是嚴寒的三九天，凜烈的風吹得人們凍入骨髓，偶一不小心，就會凍壞的。民夫們有了準備，他們在出發的時候，就隨身帶來被子，平時自己蓋，一打仗，就用來照顧傷員。一個傷員的腳冷，蕭友把他的皮襖脫下來，包着他的腳。爲着躲飛機，民夫們帶着他們抬的担架在野地上隱蔽了一個多鐘頭。在路上突然停止下來，大家都感覺到冷，王殿臣還把自己的大衣脫下來給傷員蓋上。『你不冷嗎？』傷員問他。他說：『同志，我不冷。』

就是冷點也不要緊。這樣冷的天，你們打仗負了傷，這都是爲着咱們窮人翻身，過好日子，我冷點也不能叫你冷着。」

民夫們在路上小心的抬着傷員，每逢過溝，或者上下坡，他們更加謹慎，不能讓傷號遭遇到更多的痛苦。當飛機在空中盤旋的時候，他們總想辦法把傷員隱蔽起來。劉老頭和幾個人走到一處，周圍沒有屯子，他們把担架抬到大樹底下。他們自己却躺在地上，臉面朝天，然後把身一翻，身上穿的衣服沾上了白雪，飛機是不容易發現他們的。每到一個休息的地方，他們給彩號燒開水喝，烤包脚布，端尿盆。有一個傷員要喝大米粥，李作平慢慢的喂他。劉老頭安慰傷員說：「你們好好在後方養着，很快就會養好的。」他們問寒問暖，如同父兄對待他們的子弟一樣。孟慶生、孫連科、趙功等十多個抬着担架，走了二十多里路，不要人換他們，這是什麼原因？王文海說：「換來換去，弄得傷員顯得不舒服。」五十多歲的李德富抬得連肩膀也腫了，他和年青人一樣，是不要人換的。

這就是解放區的民夫担架隊。他們大多是翻了身的農民。他們在前綫上，不惜自己的生命去搶救傷員，他們在英勇的和敵人搏鬥。

一九四七年一月

優待俘虜

在攻佔沐石河以後，我們部隊請幾個老百姓架着大車，把敵人遺留下的兩個彩號送到九台——國民黨軍隊的駐地。可是，走到剛剛離鎮子不遠的地方，老百姓就把那兩個傷兵丟在路上，架着大車

回來。我們之所以發覺這事情，是因為那傷兵後來辛苦的一步一步的從路上爬回來了。

記者在這裏敘述這件事情，只是想說明，蔣佔區的民衆是如何的憎恨國民黨軍隊，就連傷員他們也不憐憫的。那麼，想一想吧！那些人曾經拿着槍朝向我們戰士的胸膛，敵我兩方曾你死我活地搏鬥過，但一旦當敵人當了俘虜，我們的戰士是怎樣對待他們的呢？

也許有人想像這會是非常殘酷的。這樣想就錯了。在沐石河戰鬪快結束的時候，有些敵人躲在房子裏還未繳槍，戰士李紹吉向他們喊話：『投降吧！繳槍不殺！』敵人帶着懷疑的音調問：『你們不殺嗎？』他回答說：『我是從新一軍俘虜過來的，我現在很好。你們還不是被迫着才來當兵的嗎？』

李紹吉這幾句話部份地說明了為什麼我軍對俘虜採取寬大、教育和爭取的政策。他本身的例子也證明了我們這種政策是獲得了成果的。敵人的士兵是無知的，愚昧的，有的甚至帶着盲目的驕傲；但在我們耐心的教育之下，他們會覺悟過來，相信真理，爲人民服務，在我們隊伍中成爲一個很好的戰士的。

正因為這個理由，我們的戰士對俘虜不是打罵，殺害，而是關心他們，安慰他們。在沐石河戰鬪快結束的時候，有十多個敵人脫掉大衣，企圖逃跑。可是，沒跑多遠，就被我們的戰士追上了。他們繳了槍。戰士們問他們：『你們不冷嗎？』他們默默的不說話。我們的戰士明白他們的內心是恐懼的，說：『這樣冷的天氣，趕快把丟下的大衣，拾起來穿上吧。』在一個小樹叢裏，李煥文搜出了一個敵人，他光着腳，凍得連站也站不住。李煥文問他：『你的鞋呢？』他說：『丟了。』『怎樣丟了？』回答是可笑的：『穿着棉鞋走不動。』李煥文對這放下了武器的人發生了憐憫心，他把自己襖包裹的一雙鞋子送了給他，說：『你不要怕，只要你和我們站在一起，我們把你當親兄弟一樣看待。』

穿上吧，天這樣冷，會凍壞腳的。」

在戰鬪以前，我曾到過一些連隊中去，我看了戰士們『報名立功』所訂的個人計劃，其中都有『遵守戰場紀律』這一條。作戰以後，我再回到這些連隊去，我知道他們是真的做到了。敵人在沐石河丟下了很多東西，我們的戰士去清查勝利品，王宗敏從一件大衣口袋裏搜出了三十元，蔡福生搜出了八十元，他們都把錢交給了上級。孫明山、金鳳學的大衣破了，他們想從勝利品中換一件，但還是先經過連排幹部的允許後才換了。在戰鬪快解決的時候，二班長鮑福成衝到了三個敵人跟前。敵人着了慌。一個慌忙的從自己的口袋裏掏出一把東西來，說：『給你，這些都給你！饒了我的命！』他拿出來的是手錶和白洋。鮑福成對他說：『我們民主聯軍的戰士不愛財。你們放下了武器，我們決不爲難你們。你的東西好好收起來吧！別說是錶、錢，就是金子我們也不要。』

敵人投降了，站了隊。我們的戰士去檢查他們身上的子彈。副班長劉中合說：『同志們！大家記住：不要發洋財，不要搜俘虜的腰包！』戰士們是自己監督自己的。機槍三連一個戰士從俘虜身上搜出了一千多塊錢，他對他說：『你放心，你的東西我們是不要的！』他把錢放回他的口袋裏。王海青在搜查之後，對別人說：『搜查他們時，我是一針一縷都沒動呀！連一根皮帶我也沒拿，恐怕違犯了紀律，犯了戰場紀律可不光榮呀！』戰士們對紀律的遵守是自覺的。

我見了俘虜們。我發覺他們並不過於恐慌。當我們的戰士叫他們穿上大衣的時候，我聽見他們互相之間會說過這句話：『你看人家多客氣！』我不能作過早的推測，估計他們的將來。不過，從回答我的問話中，我從他們的口裏已經聽到這些話了：

『我是被抓來當兵的！』有人說。

『在中央軍裏當兵真虧心！』有人這樣說。

『我就在你們這邊幹吧！』有人簡直提出要求了。

我想着，我們的部隊確曾挽救了許許多多被國民黨欺騙了的士兵，他們終會覺悟過來，爲真理而奮鬥，如同我在上面曾經提過的李紹吉同志一樣的。

一九四七年一月

愛和恨

我們到了德惠和農安一帶的蔣佔區。

蔣佔區——這真是一個悲慘荒涼的世界。這是初冬，大地上堆着沒有溶化的積雪，閃閃發光；凜冽的西北風吹來，人們感到刺骨的寒冷。一切都顯得蕭條，連狗也很少在街道上找尋牠的食物了。然而，奇怪的是，在晌午時分，我們在屯子裏時常可以看到小孩子們穿着破爛的單衣，在街上走來走去。詢問他們的結果，原來是家裏沒有柴火燒，他們是在外邊曬太陽，從陽光裏吸取溫暖，廣大的人員沒有棉衣穿。據老百姓說：日本鬼子在的十四年，從沒有像今天蔣介石統治那麼困苦過。

一天，天已經黑了，我們部隊的一個排到了一家老百姓家裏，在燈光之下，戰士們看見，在炕的角角上，在火盆的旁邊，圍着八九個人，只有四五十歲的一個老頭披着麻袋，其他的人都穿着單薄的破褲子，一個十六七歲的大閨女躲在最後面，羞得低着頭。戰士們問及他們的家境，才知道他們給一家的主種地，每年只得六石糧食，一家九口，連飯都不够吃，更說不上穿了。前些日子，他們把家裏僅有的一些破布，七凌八湊的，給大閨女縫件棉襖，還沒有縫好，就被哈拉海出來的中央胡子搶去了。

爲這件事，這家整整哭了幾天。已經够貧苦了，爲什麼還要遭遇這樣的災難？『中央養胡子，八路打胡子』——在這句民謠的後面，是蘊藏着老百姓深深的恨和無限的愛的。蔣介石不管老百姓的死活，養活胡子來維持他反動的統治；而我們的隊伍却把老百姓的痛苦作爲自己的痛苦。曾經發生過這樣一件事：在一家老百姓家裏，我們的戰士一到，女房東就要給我們燒水，她只穿着一件薄薄的襖子，一個戰士看見了，他想：『那麼冷，連穿都穿不上，還要她幫忙我們嗎？』他忘記了那天他走了七八十里以後的疲勞，他掉下淚來，自己燒水去了。

現在，當着這樣一個家庭面前，我們戰士的階級同情心是更加增長了。他們縱然穿的並不厚，然而，和這樣的人家比較起來，他們是幸福得多了，他們要把自己的幸福分給貧苦的人們。他們打開自己的揹包，湊了十六件衣裳送給這貧困的人家。這人家的歡喜是難以形容的，孩子們連忙把衣服穿上，老大娘感動得流出眼淚。

我們的戰士也有悄悄的流下眼淚的。爲什麼呢？一個戰士說：『我在家也受過這樣的罪，我知道這個味。共產黨八路軍來了，咱家裏分了地，翻了身，光景好過了。我當了兵，可沒有忘記老百姓就是咱們的根！』

那個老大爺好久沒有作聲。突然，他抬起頭來，眼睛望着同志們，低聲問道：

『共產黨在咱這疙疸常駐下吧，咱也得翻身了！』他低頭，默默的想着；過了一會他粗着嗓子說：

『我也參加八路軍吧！』

『老大爺，你的年紀太大了！』戰士們注視着他，驚異的聽着他的話，帶着安慰的音調回答他。

『我年紀太大了？』他說：『那麼，我的兒子去吧！』

『老大爺，你的兒子年紀太小了！』戰士們說。他的兒子才十一二歲，正瞪着大眼睛望着戰士們和他父親在談話。在他的身上，已經穿着戰士們送給他的衣服了。

『我的兒子太小了！』老大爺低聲的，異常懊喪似的喃喃着。

……在另一個日子，我們的一個副排長李文成同志正在召集房東開座談會，當他講到國民黨抽丁抓丁的時候，一個老大娘哭了起來：國民黨曾經有過『不抽獨子長子』的明文規定，然而她被抓去的正是她唯一的兒子。這只是因為他家庭的貧困，拿不出錢塞在保長的腰包裏。她傷心的哭着。李文成好好的安慰她。突然，她抓住他的手，像哀求似的發問道：

『你們捉住了他，不殺他嗎？』

『不，我們是不殺俘虜的。』

『真的不殺嗎？』她重複的問着。

李文成耐心的向她解釋着我們的俘虜政策。於是，她放心了。她慎重的向同志們說出了他兒子的名字，說：『你們捉住了他，一定要好好的優待他。』

晚上，她把三床被子借給睡在她家裏的同志們蓋，問他們：

『白天和我們講話的那位同志在那疙疸睡呢？』

戰士們告訴了她。她走過去，看見李文成同志躺在鋪了草的地上；她一句話也不說就轉回來，然後又把一床被子拿過去，說：『你蓋吧！你們在外邊挨冷受凍的。』

李文成說：『我們慣了，不冷。你老人家蓋吧。』

這樣推來推去的，老大娘有點不高興了，她把被子扔在草上就轉回家去。

李文成只得把被子拾起來，送回去給她，說：『老大娘，你冷，你蓋吧。』她無論如何不肯要，